



目 录

第一章 《理想国》	001
一、读懂柏拉图	001
二、走进《理想国》	003
三、经典片段节选	006
[拓展阅读]	036

第二章 《大教学论》	038
一、读懂夸美纽斯	038
二、体味《大教学论》	040
三、经典片段节选	044
[拓展阅读]	075

第三章 《教育漫话》	076
一、读懂洛克	076
二、倾听《教育漫话》	078
三、经典片段节选	081
[拓展阅读]	105

第四章	《爱弥儿》	107
一、	读懂卢梭	107
二、	问话《爱弥儿》	109
三、	经典片段节选	113
	[拓展阅读]	138

第五章	《林哈德和葛笃德》	140
一、	读懂裴斯泰洛齐	140
二、	审视《林哈德和葛笃德》	145
三、	经典片段节选	149
	[拓展阅读]	179

第六章	《普通教育学》	181
一、	读懂赫尔巴特	181
二、	品鉴《普通教育学》	183
三、	经典片段节选	189
	[拓展阅读]	217

第七章	《人的教育》	219
一、	读懂福禄培尔	219
二、	共话《人的教育》	221
三、	经典片段节选	226
	[拓展阅读]	249

第八章	《德国教师培养指南》	250
一、	读懂第斯多惠	250
二、	寻觅《德国教师培养指南》	251
三、	经典片段节选	258
	[拓展阅读]	278



第九章 《童年的秘密》 279

- 一、读懂蒙台梭利 279
- 二、揭晓《童年的秘密》 282
- 三、经典片段节选 288
- [拓展阅读] 307

第十章 《教育论》 309

- 一、读懂斯宾塞 309
- 二、品评《教育论》 312
- 三、经典片段节选 317
- [拓展阅读] 334

第十一章 《民主主义与教育》 335

- 一、读懂杜威 335
- 二、洞悉《民主主义与教育》 338
- 三、经典片段节选 342
- [拓展阅读] 366

第十二章 《教育诗》 368

- 一、读懂马卡连柯 368
- 二、吟咏《教育诗》 371
- 三、经典片段节选 374
- [拓展阅读] 399

第十三章	《教育过程》	401
	一、读懂布鲁纳	401
	二、参与《教育过程》	403
	三、经典片段节选	407
	[拓展阅读]	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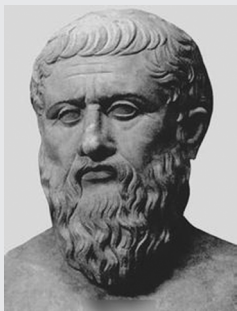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429
	一、读懂苏霍姆林斯基	429
	二、探讨《给教师的一百条 建议》	431
	三、经典片段节选	435
	[拓展阅读]	460

第十五章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 和明天》《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461
	一、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461
	二、把脉世界教育改革	464
	三、经典片段节选	467
	[拓展阅读]	494

后记		496
----	--	-----

第一章 《理想国》

一、 读懂柏拉图



柏拉图（Plato，约前 427—前 347），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与老师苏格拉底及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他的著作是有世界历史地位的创作，是命运从古代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最美的礼物之一，称他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之一。

柏拉图其人

柏拉图，雅典人，约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四年、伯里克利死后的第二年。柏拉图出身于雅典贵族，母亲伯里克提俄涅（Perictione）是雅典立法者梭伦的后裔，父亲阿里斯同（Ariston）的家谱可以追溯到雅典高德鲁斯王（Codrus）。柏拉图原名亚里士多克勒（Aristokles），后来老师苏格拉底为他取名柏拉图，其中原因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由于他宽广的前额，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他谈论的丰富和广博，还有人认为是由于他体格丰美。

高贵的家庭出身使柏拉图赢得了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黑格尔认为他曾经从最著名的智者那里获得了被视为一个雅典人所应具有的关于各种艺术的教育。柏拉图青年时代学习作诗，也曾写过悲剧等，尚存的诗歌中有一首最著名，是写给他最好的朋友阿斯特尔的：

“我的阿斯特尔，你仰望着星星，啊，但愿我成为星空，这样，我可以凝视着你，以万千的眼睛。”^①

^①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 [M]. 贺麟，王大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54.

柏拉图 20 岁时师从苏格拉底，据说在他去拜见苏格拉底的前一天晚上，苏格拉底梦见一只天鹅飞到他的膝上，瞬间羽翼丰满，唱着最优美的歌飞向天空。对哲学的深入研究使柏拉图放弃了对政治与诗歌的兴趣。柏拉图 23 岁时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战败并无条件投降。斯巴达“三十僭主”^① 组成临时政府，施行暴政，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仅存在 8 个月就被推翻。民主政体恢复后，不但未给雅典人带来转机，还以莫须有的罪名于公元前 399 年处死了苏格拉底。这一年柏拉图 28 岁。

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历经 12 年的游历生涯，曾到过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在游历过程中，他深入学习数学及哲学，在数学上取得了很高成就。公元前 388 年，柏拉图受狄奥尼索斯一世邀请第一次访问叙拉古，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 387 年活动失败后，柏拉图逃回雅典，在一所纪念英雄阿卡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建立了一所学园，学园极为重视数学，“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柏拉图从 40 岁起在学园讲学、著述，探讨治理国家的学问，设计理想的政治蓝图，60~70 岁两次前往叙拉古从事政治活动，试图把他的政治理想付诸现实，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也促使他最终放弃政治活动，全力著述。

柏拉图的作品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对话有《申辩篇》《克力同篇》《游叙弗伦篇》《高尔吉亚篇》《查米德斯篇》《普罗塔哥拉篇》《尤息德谟斯篇》等；中期对话有《美诺篇》《理想国》《会饮篇》《斐得罗篇》《巴门尼德篇》《斐多篇》等；晚期对话有《智者篇》《政治家篇》《斐利布篇》《蒂迈欧篇》《泰阿泰德篇》和《法律篇》等。

目前尚无资料显示柏拉图曾经结婚生子。柏拉图于公元前 347 年去世，据记载，他死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在一个结婚的筵席上，享年 81 岁。

综观柏拉图的一生，有几件事对其影响甚大，那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师从苏格拉底、“三十僭主”执政、苏格拉底之死以及三访叙拉古。在苏格拉底的影响下，柏拉图走上了哲学探究之路；希腊内战导致社会生活的变化，促使他思考理想的城邦政治制度；“三十僭主”的暴政、民主政治下的苏格拉底之

^① 公元前 404 年雅典建立的寡头政权取代了原来的民主制，但持续时间不足一年，雅典又恢复了民主制。

死使他丧失了从事政治活动的热情；三访叙拉古欲将理想政治制度付诸实践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使他彻底放弃了政治实践活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晚年的柏拉图反思自己的政治思想，从而由专尚理想转向理想与实际共在，由单纯的伦理政治转向伦理与法治并存，《理想国》到《法律篇》充分展示了其思想的发展轨迹。20 世纪著名哲学家怀特海认为，整个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这充分说明了柏拉图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柏拉图时代的哲学尚未出现专业分化，他在很多学科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以《理想国》为代表，其著作直至今今天仍被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美学等众多学科奉为共同的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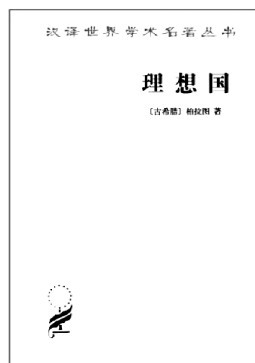
二、走进《理想国》

（一）《理想国》的写作背景

柏拉图在 70 岁时写作的自传体书信第七封信被认为有助于理解他写作《理想国》的重要背景。

“我年轻时，总想一旦能独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来政局突然变动，影响了我的计划。那时民主政权为一般人所厌恶，革命发生了。领导这次革命的有 51 人，其中 11 人在城区，10 人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两个委员会管理两区的市场及行政。上面还有一个 30 人的最高委员会，最高委员会里有些成员是我的亲戚故旧，他们邀我参加，以为一定会得到我的赞助。我当时年少天真，总以为新政权将以正义取代不正义，我极端注意他们先是怎么说的，后来又是怎么做的。这些绅士们的一举一动，一下子把他们所毁坏的民主政权反而变得像黄金时代了！他们居然命令我的师而兼友的苏格拉底去非法逮捕他们的政敌。苏格拉底严词拒绝，宁死不屈。我敢肯定地说，苏格拉底是当代最正直的人啊！”

“当我看到这些，以及其他种种，我衷心厌恶，决计与这个可耻的政权完全脱离关系。30 人委员会大失人心，被逐下台。过了一个时期，我故态复萌，跃跃欲试地，虽然静悄悄地，又想参加政治活动了。当时雅典局势混乱，私人互相报复，到处械斗。总的说来，东山再起的民主政权还算比较温和，可是一



些有势力的坏人诬告苏格拉底以渎神之罪，陪审团竟处以极刑……后来我年事渐长，深知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有朋友、有组织，这种人在政客中非常难找，因为他们做事没有原则、没有传统的制度和风纪。要找到新的人才，简直难于登天。况且法规旧典，在雅典已多散失。当初我对于政治雄心勃勃，但一再考虑，看到政局混乱，我彷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①

（二）《理想国》的译名、文体与主要角色

20 世纪 20 年代，吴献书将柏拉图的这部作品译成中文时首次命名《理想国》，但原书的标题 *Politeia* 没有“理想”之意，所以一些学者主张译作《国家篇》。《理想国》的英文译名为 *Republic*，又有《共和国》的译法。*politeia* 在古希腊语中是“政制”的意思，所以也有人主张尊重原文，将其译作《政制》。另外，原书还有一个副标题 *peri dikaiou*，英译为 *on justice*，即“论正义”。

《理想国》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的长篇对话，其他主要对话角色有：商人的代表克法洛斯与玻勒玛霍斯父子、智者的代表色拉叙马霍斯、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与阿得曼托斯。

（三）《理想国》的主题与教育思想

1. 主题

原书的标题是《理想国》一书主题的最好说明。这部著作的主题就是要探讨政治制度，具体而言，就是探讨在何种政治制度下人能够过正义的生活。为此，柏拉图既设计了理想的政治制度，也考察了实际存在的有各种问题的政治制度。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学问并未如今天这般分门别类与专业化，《理想国》的写作紧紧围绕所要解决的问题，即何种政治制度下人能正义地生活，亦即对理想生活方式的追寻，内容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文艺等多个方面，形成十卷长篇。

2. 教育思想

教育观 柏拉图的教育观建立在其知识观的基础之上。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一切个别的可感觉的事物——都不具有真理性，只有理

^①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i-ii.

念才具有真理性。所谓理念，就是共相、概念、普遍的真理。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组成。理念世界是精神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是认识的对象，是真理，是可知世界；而人类感官接触的是现象世界，是自然界和一切人造的可感知的事物，这些事物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这个现象世界是可见世界。柏拉图借助线段隐喻，按从低到高的次序将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进行排列，分别是自然物、人造物；自然物、人造物的影像，即文学艺术；算术、几何、天文及其他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理念。据此，柏拉图提出灵魂转向的学说。他认为感觉不是知识，只凭感觉得不到知识，教育就是要使心灵排除现象世界纷纭莫测的干扰，使心灵纯化，使心灵从感性事物中解脱出来；教育就是要使心灵转向善，转向真理，去认识理念世界，回忆起心灵在理念世界中所见到的一切。

教育目的 柏拉图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哲学家和军人，即培养奴隶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保卫者，其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培养哲学家王，即由哲学家担任国王，治理国家，使之成为理想的国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编造了一个“高贵的假话”，借助灵魂的不同等级建立了一个金、银、铁和铜等级鲜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安本分的正义国家，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正义。在秉承自然正义的政治哲学中，教育亦分成不同的层次，与灵魂中的欲望、激情、理智相对应，分别进行情感、意志与理性教育，进而形成节制、勇敢、理智的美德。可以说，柏拉图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协调人的情感、意志与理性，以培养正义的个人、建构正义的社会。但是，这种自然正义是建立在等级特权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教育上亦是等级鲜明的，教育只是部分阶层的权利，自由只是部分人而非每个个体的，教育要服务于国家而非个体的发展，强调的是受教育者对国家的义务。

教育制度 正义、智慧、勇敢、节制是一个理想国家应有的四项美德，为实现理想的城邦，柏拉图除倡导在统治阶层中废除私有制、取消家庭外，还精心建构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教育制度。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散见于不同卷中，主要探讨了护卫者的教育及哲学家王的教育。总体来看，柏拉图重视早期教育，认为凡事开头最重要，因为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教育应以游戏的方法来进行，不应是强制性的，内容的数量及难度应是儿童能够接受的。护卫者的教育

应先音乐后体育，故事包括在音乐之中，音乐可以陶冶心灵，其最终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体育除了锻炼身体，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心灵的陶冶。护卫者的教育目标不是特定的知识与技能，而是内心的和谐，使人能够以理性控制欲望，从而实现理性与激情的和谐。

哲学家王的教育与初级阶段的护卫者教育不同，其教育目标的重点在于哲学家王判断力的培养，即理性能力的培养，重要的在于心灵的转向与上升。因此，这个阶段的学习以“四艺”为基础学科，即学习算术、几何、天文、音乐。20岁时进行第一次挑选，选择那些在学习、战争及履行其他义务中表现坚定不移的青年，用10年的时间进一步学习辩证法，这样的科目可以使人离开可见世界，转向可知世界，实现理性力量的提升；30岁时考试辩证法，选择善于学习辩证法的人进行为期5年的辩证法学习，培养出哲学家；成为哲学家后还要经过15年的实际锻炼，使他们在心灵提升后重新返回“洞穴”，接受城邦生活中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的考验与磨炼，最后被打造成哲学家王，以“善”管理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

三、经典片段节选

“高贵的假话”——理想城邦的建立

苏^①：不久前，我们刚谈到过偶然使用假话的问题，现在我们或许可以用什么方法说一个那样的高贵的假话，使统治者自己相信（如果可能的话），或者至少使城邦里其他的人相信（如果不能使统治者相信的话）。

格^②：什么假话？

苏：并没什么新奇的。这是一个老早以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流传过的腓尼基人的传说。它是诗人告诉我们，而我们也信以为真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已听不到，也不大可能再听到，它也没有任何说服力可以使人相信的了。

格：你似乎吞吞吐吐很不愿意直说出来。

① 即苏格拉底。

② 即格劳孔。

苏：等我讲了你就会懂得我为什么不肯直说了。

格：快讲吧，不要怕。

苏：那么好，我就来讲吧。不过，我还是没有把握我是否有勇气，是否能找到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意思，首先说服统治者们自己和军队，其次说服城邦的其他人：我们给他们教育和培养，其实他们一切如在梦中。实际上他们是在地球深处被孕育、被陶铸成的，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也是在那里制造的；地球是他们的母亲，把他们抚养大了，送他们到世界上来。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出生的土地看作母亲、看作保姆，念念不忘，卫国保乡，御侮抗敌，团结一致，有如亲生兄弟一家人似的。

格：现在我明白你刚才为什么欲言又止，不肯把这个荒唐故事直说出来的了。

苏：我这样做自有我的理由；不去管它，且听下文。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

格：不，这些人是永远不会相信这个故事的。不过，我看他们的下一代会相信的，后代的后代、子子孙孙迟早总会相信的。

苏：我想我是理解你的意思的。就是说，这样影响还是好的，可以使他们倾向于爱护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相互爱护。我想就这样口头相传让它流传下去吧！

现在让我们武装这些大地的子孙们，指导他们在统治者的导引下迈步前进。让他们去看看城邦里最适宜扎营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对内镇压不法之徒，对外抗击虎狼般的入侵之敌。扎下营盘、祭过神祇之后，他们必须做窝。

你同意我这个说法吗？

格：我同意。

苏：这些窝要能冬天暖和、夏天宽敞吗？

格：当然是的。因为我想你是指他们的住处。

苏：是的，我是指兵士的营房，不是指商人的住房。

格：这两者分别在哪里？

苏：让我来告诉你。对牧羊人来说，人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事情实在莫过于把那些帮助他们管羊群的猎犬饲养成这个样子：它们或因放纵，或因饥饿，或因别的坏脾气，反而去打击和伤害所保管的羊群，它们倒像是豺狼而不像是猎犬了。

格：确是可怕。

苏：那么我们要不要注意用我们所能的一切方法防止我们的助手用任何这样的态度来对付人民，并且由于自己比较强，因而使自己由一个温和的朋友变成了一个野蛮的主子呢？

格：我们一定要这样。

苏：他们要是受过真正好的教育，他们在这方面不就有了主要的保证了吗？

格：他们已经受过好教育了呀！

苏：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这样说，亲爱的格劳孔。不过，我们可以肯定正在说的那句话，他们一定要有正确的教育（不管它是什么），使他们不仅主要能够对他们自己温文和蔼，而且对他们所治理的人们也温文和蔼。

格：这话很对。

苏：那么，除了好的教育之外，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要说，我们必须给他们住处，给他们别的东西，使他们得以安心去做优秀的保卫者，而不要迫使他们在老百姓中间为非作歹。

格：这话说得极是。

苏：好，请考虑一下，如果要他们做优秀的护卫者，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下述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住处能行吗？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粮则由其他公民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职

务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亦不使短缺。他们必须同住同吃，像士兵在战场上一样。至于金银，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他们不应该让它们同世俗的金银混杂在一起而受到玷污，因为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瑕的至宝。国民之中只有这些护卫者不敢与金和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不敢接触它们，不敢和它们同居一室，他们不敢在身上挂一点金银的装饰品或者用金杯银杯喝一点儿酒；他们就这样来拯救他们自己，拯救他们的国家。他们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再能搞政治、做护卫者了；他们就从人民的盟友蜕变为人民的敌人和暴君了；他们恨人民，人民恨他们；他们就会算计人民，人民就要谋图打倒他们；他们终身在恐惧之中，他们就会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结果就会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

苏：根据以上所有的理由，让我们就怎样供给护卫者以住处及其他的一切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制定为法律吧。我们要不要这样？

格：完全要。

[到此阿得曼托斯插进来提出一个问题。]

阿^①：苏格拉底，假如有人反对你的主张，说你这是要使我们的护卫者成为完全没有任何幸福的人，使他们自己成为自己不幸的原因；虽然城邦确乎是他们的，但他们从城邦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不能像平常人那样获得土地，建造华丽的住宅，置办各种奢侈的家具，用自己的东西献祭神明、款待宾客，以争取神和人的欢心，他们也不能有你刚才所提到的金和银，以及凡希望幸福的人们常有的一切；我们的护卫者竟穷得全像那些驻防城市的雇佣兵，除了站岗放哨而外什么事都没有份儿那样——对于这种指责，你怎么答复呢？

苏：嗯，我还可以替他们补充呢：我们的护卫者只能得到吃的，除此而外，他们不能像别的人那样，再取得别的报酬。因此，他们要到那里去却不能到那里去；他们没钱给情人馈赠礼品，或在其他方面像那些被认为幸福的人那样随心所欲地花钱。诸如此类的指责我还可以补充许许多多呢。

阿：如果这些话一并包括在指责里，怎么样呢？

① 即阿得曼托斯。

苏：你是问我们怎样解答吗？

阿：是的。

苏：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路子论证下去，我相信我们会找到答案的。我们的答案将是：我们的护卫者过着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生活而被说成是最幸福的，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等到我们把正义的国家和不正义的国家都找到了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做出判断，说出这两种国家哪一种幸福了。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因此，在任用我们的护卫者时，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是否应该割裂开来单独注意他们的最大幸福，或者说，是否能把这个幸福原则不放在国家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劝导其他的人，大家和他们一样。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得到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

……

苏：……如果护卫者的后裔变低劣了，应把他降入其他阶级，如果低等阶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应把他提升为护卫者。这用意在于昭示：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27-138.

城邦的正义与非正义

苏：……我认为我们的城邦假定已经正确地建立起来了，它就应是善的。

格：必定的。

苏：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格：这是很明白的。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44.



苏：因此，我们大概也可以根据这一点达到意见一致了：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

格：正是这样。

苏：现在请你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同意我的下述看法：假定一个木匠做鞋匠的事，或者一个鞋匠做木匠的事，假定他们相互交换工具或地位，甚至假定同一个人企图兼做这两种事，你想这种互相交换职业对国家不会有很大的危害，是吧？

格：我想不会有太大的危害。

苏：但是我想，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够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爬上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同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会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

格：绝对是。

苏：可见，现有的这三种人互相干涉、互相代替，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因此，可以正确地把这称为最坏的事情。

格：确乎是这样。

苏：对自己国家的最大危害，你不主张这就是不正义吗？

格：怎么会不呢？

苏：那么这就是不正义。相反，我们说：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格：我看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55-156.

个人的正义与非正义

苏：我们漂洋过海，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并且取得了相当一致的意见：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且数目相同。

格：是的。

苏：那么据此我们不是可以立即得到如下的必然推论吗：个人的智慧和国家的智慧是同一智慧，使个人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和使国家得到智慧之名的品质是同一品质？

格：当然可以这样推论。

苏：我们也可以推论：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是同一勇敢，使个人得到勇敢之名的品质和使国家得到勇敢之名的品质是同一品质，并且在其他所有美德方面个人和国家也都有这种关系。

格：必然的。

苏：那么，格劳孔，我认为我们以什么为根据承认国家是正义的，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根据承认个人是正义的。

格：这也是非常必然的。

苏：但是我们可别忘了：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

格：我认为我们没有忘了。

苏：因此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分的事情的。

格：的确，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一点。

苏：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还不应该由它起领导作用吗？激情不应该服从它和协助它吗？

格：无疑应该如此。

苏：因此，不是正如我们说过的，音乐和体育协同作用将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吗？既然它们用优雅的言辞和良好的教训培养和加强理智，又用和谐与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

格：完全对。

苏：这两者（理智和激情）既受到这样的教养、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它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格：完全正确。

苏：那么，这两者联合在一起最好地保卫着整个灵魂和身体，不让它们受

到外敌的侵犯，一个出谋划策，一个在它的领导下为完成它的意图而奋勇作战，不是这样吗？

格：是这样。

苏：因此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是在快乐还是在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当惧怕、什么不应当惧怕的信条，那么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

格：对。

苏：我们也因每个人身上的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和教授信条的小部分——它也被假定为是这个人身上的懂得这三个部分各自利益，也懂得这三个部分共同利益的——而称他为智慧的。

格：完全对。

苏：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不是有节制的人吗？

格：的确，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节制美德正是这样的。

苏：我们也的确已经一再说明过，一个人因什么品质或该怎样才算是一个正义的人。

格：非常对。

苏：个人的正义，其形象在我们心目中不是有点模模糊糊，好像它是别的什么，不大像它在国家里显示出来的那个形象吗？

格：我觉得不是这样。

苏：这就对了。须知，如果我们心里对这个定义还有什么怀疑存留着的话，那是用一些很平常的事例就可以充分证实我们所说不谬的。

格：你是指什么样的事例呢？

苏：例如假设要我们回答一个关于正义的国家和一个与正义国家有同样先天、同样教养的个人的问题，即我们是否相信这种人——如果把金银财宝交给他管的话——会鲸吞盗用它们，你以为有谁会相信这种人会比不正义的人更像干这种事的呢？

格：没有人会这样相信的。

苏：这样的人也是决不会渎神、偷窃，在私人关系中出卖朋友、在政治生活中背叛祖国的吧？

格：决不会的。

苏：他也是无论如何不会不信守誓言或别的协议的。

格：怎么会呢？

苏：这样的人决不会染上通奸、不尊敬父母、不履行宗教义务的罪恶的，尽管有别人犯这种罪恶。

格：他们是决不会的。

苏：这一切的原因不是在于他心灵的各个部分各起各的作用，领导的领导着，被领导的被领导着吗？

格：正是这样，别无其他。

苏：那么，除了能使人 and 国家成为正义人和正义国家的这种品质之外，你还要寻找什么别的作为正义吗？

格：说真的，我不想再找了。

苏：到此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而我们所做的推测——在我们建立这个国家之初，由于某种天意我们碰巧就已经想到它是正义的根本定义了——到此已经得到证实了。

格：的确的确。

苏：因此格劳孔，木匠做木匠的事，鞋匠做鞋匠的事，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各起各的天然作用，不起别种人的作用，这种正确的分工乃是正义的影子——这的确正是它^①之所以可用的原因所在。

格：显然是的。

苏：但是，真实的正义确是如我们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东西。然而它不是关于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关于内在的，即关于真正本身，真正本身的事情。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当他将自己心灵的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加以协调，仿佛将高音、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各音阶合在一起加以协调那样，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而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时，于是，如果有必要做什么事的话——无论是在挣钱、照料身体方面，还是在某种政治事务或私人事务方

① 从语气看来，显然是指以正确的分工作为正义的定义。

面——他就会做起来；并且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都相信并称呼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和谐状态的知识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把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作愚昧无知。

格：苏格拉底，你说得非常对。

苏：如果我们确定下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正义的人、正义的国家以及正义人里的正义和正义国家里的正义各是什么了，我想，我们这样说是没有错的。

格：真的，没有说错。

苏：那么，我们就定下来了？

格：就这么定下来吧。

苏：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了。下面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不正义。

格：显然必须研究它了。

苏：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它天生就不应该领导的而是应该像奴隶一样为统治部分服务的，——不是吗？我觉得我们要说的正是这种东西。不正义、不节制、懦弱、无知，总之，一切的邪恶，正就是三者的混淆与迷失。

格：正是这个。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68-173.

“洞穴隐喻”——教育理念

苏：接下来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作下述情形。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格：我看见了。

苏：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

格：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

苏：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你且说说看，你认为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或同伴的什么呢？

格：如果他们一辈子头颈被限制了不能转动，他们又怎样能看到别的什么呢？

苏：那么，后面路上人举着过去的东西，除了它们的阴影而外，囚徒们能看到它们别的什么吗？

格：当然不能。

苏：那么，如果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不认为，他们会断定，他们在讲自己所看到的阴影时是在讲真物本身吗？

格：必定如此。

苏：又，如果一个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囚徒对面洞壁的回声，你不认为囚徒们会断定这是他们对面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吗？

格：他们一定会这样断定的。

苏：因此无疑，这种人不会想到上述事物除阴影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实在。

格：无疑的。

苏：那么，请设想一下，如果他们被解除禁锢，矫正迷误，你认为这时他们会怎样呢？如果真的发生如下的事情：其中有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了起来，转头环视，走动，抬头看望火光，你认为这时他会怎样呢？他在做这些动作时会感觉痛苦的，并且，由于眼花缭乱，他无法看见那些他原来只看见其阴影的实物。如果有人告诉他，说他过去惯常看到的全然是虚假，如今他由于被扭向了比较真实的器物，比较地接近了实在，所见比较真实了，你认为他听了这话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再有人把墙头上过去的每一器物指给他看，并且逼他说出那是些什么，你不认为这时他会不知说什么为好，并且认为他过去所看到的阴影比现在所看到的实物更真实吗？

格：更真实得多呀！

苏：如果他被迫看火光本身，他的眼睛会感到痛苦，他会转身走开，仍旧逃向那些他能够看清而且确实认为比人家所指示的实物还更清楚、更实在的影像的。不是吗？

格：会这样的。

苏：再说，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陡峭崎岖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强迫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当他来到阳光下时，他会觉得眼前金星乱蹦、金蛇乱窜，以致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事物的。你不认为会这样吗？

格：噢，的确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见的。

苏：因此我认为，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需要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首先大概看阴影是最容易，其次要数看人和其他东西在水中的倒影容易，再次是看东西本身。经过这些之后，他大概会觉得在夜里观察天象和天空本身，看月光和星光，比白天看太阳和太阳光容易。

格：当然啰。

苏：这样一来，我认为，他大概终于就能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它的真相了，就可以不必通过水中的倒影或影像，或任何其他媒介中显示出的影像看它了，就可以在它本来的地方就其本身看见其本相了。

格：这是一定的。

苏：接着他大概对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造成四季交替和年岁周期，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这个太阳，它也就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

格：显然，他大概会接着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如果他回想自己当初的穴居、那个时候的智力水平，以及禁锢中的伙伴们，你不认为他会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伙伴们遗憾吗？

格：确实会的。

苏：如果囚徒们之间曾有过某种选举，也有人在其中赢得过尊荣，而那些敏于辨别而且最能记住过往影像的惯常次序，因而最能预言后面还有什么影像会跟上来的人还得到过奖励，你认为这个既已解放了的人会再热衷于这种奖赏吗？对那些受到囚徒们尊重并成了他们领袖的人，他会心怀嫉妒，和他们争夺

那里的权力地位吗？或者，还是会像荷马所说的那样，他宁愿活在人世上做一个穷人的奴隶，受苦受难，也不愿和囚徒们有共同意见，再过他们那种生活呢？

格：我想，他会宁愿忍受任何苦楚，也不愿再过囚徒生活的。

苏：如果他又回到地穴中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你认为会怎么样呢？他由于突然地离开阳光走进地穴，他的眼睛不会因黑暗而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吗？

格：一定是这样的。

苏：这时他的视力还很模糊，还没来得及习惯于黑暗——再习惯于黑暗所需的时间也不会是很短的。如果有人趁这时就要他和那些始终禁锢在地穴中的人们较量一下“评价影像”，他不会遭到笑话吗？人家不会说他到上面去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不会说甚至连起一个往上去的念头都是不值得的吗？要是把那个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是可以的话，他们不会杀掉他吗？

格：他们一定会的。

苏：亲爱的格劳孔，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整个儿地应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去，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了我的这一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这是只有神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格：就我所能了解的而言，我都同意。

苏：那么来吧，你也来同意我下述的看法吧，而且在看到下述情形时别感到奇怪吧：那些已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如果我们的比喻是合适的话，这种情形应该是不奇怪的。

格：是不足为怪的。

苏：再说，如果有人从神圣的观察再回到人事；他在还看不见东西，还没有变得足够地习惯于黑暗环境时，就被迫在法庭上或其他什么地方同人家争论关于正义的影子或产生影子的偶像，辩论从未见过正义本身的人头脑里关于正义的观念。如果他在这样做时显得样子很难看、举止极可笑，你认为值得奇怪吗？

格：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苏：但是，凡有头脑的人都会记得，眼睛有性质不同的两种迷茫，它们是由两种相应的原因引起的：一是由亮处到了暗处，另一是由暗处到了亮处。凡有头脑的人也都会相信，灵魂也能出现同样的情况。他在看到某个灵魂发生迷茫、不能看清事物时，不会不假思索就予以嘲笑的，他会考察一下，灵魂的视觉是因为离开了较光明的生活被不习惯的黑暗迷误了呢，还是由于离开了无知的黑暗进入了比较光明的世界，较大的亮光使它失去了视觉呢？于是他会认为一种经验与生活道路是幸福的，另一种经验与生活道路是可怜的；如果他想笑一笑的话，那么从下面到上面去的那一种是不及从上面的亮处到下面来的这一种可笑的。

格：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苏：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这些事，我们就必须有如下的看法：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

格：他们确曾有过这种说法。

苏：但是我们现在的论证说明，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是这样吧？

格：是的。

苏：于是这方面或许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容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巧。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

努力促使它转向。

格：很可能有这种技巧。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272-278.

城邦的初级教育

苏：那么，我们可以在一个真正善的城邦护卫者的天性里把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了。

格：毫无疑问可以这样。

苏：那么，护卫者的天性基础^①大概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护卫者该怎样接受训练、接受教育呢？我们研讨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整个探讨的目标呢——正义和不正义在城邦中是怎样产生的？我们要使我们的讨论既充分又不拖得太长，令人生厌。

阿：是的。我希望这个探讨有助于我们一步步接近我们的目标。

苏：那么，亲爱的阿得曼托斯，我们一定不要放弃这个讨论，就是长了一点，也要耐心。

阿：对！一定不放弃。

苏：那么，让我们来讨论怎么教育这些护卫者的问题吧。我们不妨像讲故事那样从容不迫地来谈。

阿：我们是该这样做。

苏：那么，这个教育究竟是什么呢？似乎确实很难找到比我们早已发现的那种教育更好的了。这种教育就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②来陶冶心灵。

阿：是的。

苏：我们开始教育，要不要先教音乐后教体操？

阿：是的。

苏：你把故事包括在音乐里，对吗？

① 作为后天接受教育的基础。

② 古希腊重要的文化生活是听民间艺人弹着竖琴演说史诗故事，故“音乐”一词包括音乐、文学等意，相当于现在的“文化”一词。关于音乐的讨论一直延伸到第三卷（《理想国》像现在这样分为十卷是柏拉图数世纪后的事情）。

阿：对。

苏：故事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是吧？

阿：是的。

苏：我们在教育中应该两种都用，先用假的，是吗？

阿：我不理解你的意思。

苏：你不懂吗？我们对儿童先讲故事——故事从整体看是假的，但是其中也有真实。在教体操之前，我们先用故事教育孩子们。

阿：这是真的。

苏：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教体操之前先教音乐的意思。

阿：非常正确。

苏：你知道，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形式，就能塑成什么形式。

阿：一点不错。

苏：那么，我们应不应该放任地让儿童听不相干的人讲不相干的故事，让他们的心灵接受许多我们认为他们在成年之后不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呢？

阿：绝对不应该。

苏：那么看来，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我们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①还要仔细。他们现在所讲的故事大多数我们必须抛弃。

……

苏：……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

……

苏：很好。这将成为我们关于诸神的法律之一、若干标准之一。故事要在这个标准下说，诗要在这个标准下写——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

阿：这样说算是说到家了。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69-76.

① 当时托儿所里采用的一种按摩推拿之类的保育方法。

苏：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这第二个标准：讲故事、写诗歌谈到神的时候，应当不把他们描写成随时变形的魔术师，在言行方面，他们不是那种用谎言引导我们走上歧途去的角色？

阿：我同意。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80-81.

苏：关于故事的内容问题就讨论到这里为止，下面我们要讨论故事的形式或风格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内容与形式——即讲什么和怎样讲的问题——全部检查一番了。

.....

苏：你完全猜对了我的意思。我以前不能做到，现在我想我能够明白地告诉你了。诗歌与故事共有两种体裁：一种完全通过模仿，就是你所说的悲剧与戏剧；另外一种诗人表达自己情感的，你可以看到酒神赞美歌大体都是这种抒情诗体。第三种是二者并用，可以在史诗以及其他诗体里找到，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

阿：啊，是的，我现在懂得你的意思了。

苏：那么，回忆一下以前说过的话。我们前面说过，在讨论完了讲什么的问题之后，应该考虑怎么讲的问题。

阿：是的，我记得。

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决定下来，是让诗人通过模仿进行叙述呢，还是有些部分通过模仿，有些部分不通过模仿呢？所谓有些部分通过模仿究竟是指哪些部分？还是根本不让他们使用一点模仿？

阿：我猜想你的问题是，要不要把悲剧与喜剧引进城邦里来。

苏：也许是是的。也许比这个问题的意义还要重大一点。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不管辩论之风把我们吹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要跟着它来到什么地方。

阿：你说得很对。

苏：阿得曼托斯啊，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护卫者应不应该是一个模仿者？从前面所说的来推论，每个人只能干一种行业而不能干多种行业，是不是？如果他什么都干，一样都干不好，结果一事无成。

阿：毫无疑问就会这样。

苏：同样的道理不是也可以应用于模仿问题吗？一个人模仿许多东西能够像模仿一种东西那样做得好吗？

阿：当然是不能的。

苏：那么，他更不能够一方面干着一种有价值的行业，同时又是一个模仿者，模仿许多东西了。既然同一模仿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搞好两种模仿，哪怕是一般被认为很相近的两种模仿，譬如搞悲剧与喜剧。你不是刚才说它们是两种模仿吗？

阿：我是这样说过的。你说得很对，同一人不可能两者都行。

苏：同一人也不可能既是好的朗诵者，又是好的演员。

阿：真的。

苏：喜剧演员和悲剧演员不一样。而这些人都是模仿者，不是吗？

阿：是的。

苏：阿得曼托斯啊，人性好像铸成的许多很小的钱币，它们不可能成功地模仿许多东西，也不可能做许多事情本身。所谓各种模仿，只不过是事物本身的摹本而已。

阿：极是。

苏：假使我们要坚持我们最初的原则，一切护卫者放弃一切其他业务，专心致志于建立城邦的自由大业，集中精力，不干别的任何事情，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参与或模仿别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要模仿的话，应该从小起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凡与自由人的标准不符合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参与或巧于模仿。至于其他丑恶的事情，当然更不应该模仿，否则模仿丑恶，弄假成真，变为真的丑恶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小到老一生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吗？

阿：的确是。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94-98.

苏：如果我理解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有一种叙述体是给真正的好人当他有话要讲的时候用的；另外有一种叙述体是给一个在性格和教育方面相反的

人用的。

阿：这两种文体究竟是什么？

苏：据我看来，一个温文正派的人在叙述过程中碰到另一个好人的正派的言语行动，我想他会喜欢扮演这个角色，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自己就是这个人，丝毫不以为耻。他尤其愿意模仿这个好人坚定而明于事理时候的言谈行动；如果这个人不幸患病或性情暴躁，或酩酊大醉，或遭遇灾难，他就不大愿意去模仿他，或者模仿了也是很勉强。当他碰到一个角色同他并不相称，他就不愿意去扮演这个不如自己的人物。他看不起这种人，就是对方偶有长处值得模仿一下，他也不过偶一为之，还总觉得不好意思。他对模仿这种人没有经验，同时也会憎恨自己，竟取法乎下，以坏人坏事为陶铸自己的范本。除非是逢场作戏，他心里着实鄙视这种玩意儿。

阿：很可能是这样。

苏：那么他会采用我们曾经从荷马诗篇里举例说明过的一种叙述方法，就是说，他的体裁既是叙述，又是模仿，但是叙述远远多于模仿。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阿：我很同意。说故事的人必须以此为榜样。

苏：另外有一种说故事的人，他什么都说。他的品质愈坏，就愈无顾忌，他什么东西都模仿，他觉得什么东西都值得模仿。所以他想尽方法，一本正经，在大庭广众之间什么东西都模仿，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雷声、风声、雹声、滑轮声、喇叭声、长笛声、哨子声、各种的乐器声，他还会狗吠、羊咩、鸟鸣。所以他的整个体裁完全是声音姿态的模仿，至于叙述那就很少。

阿：这种作家势必如此。

苏：这就是我说过的两种文体。

阿：是的。

苏：且说，这两种体裁中有一种体裁变化不多。如果我们给它以合适的声调和节奏，其结果一个正确的说唱者岂不是几乎只是用同一的声调、同一的抑扬顿挫讲故事吗？因为变化少，节奏也几乎相同嘛。

阿：很对。

苏：别一种体裁需要各种声调和各种节奏，如果给它以能表达各种声音动作的合适的唱词的话。——因为这种体裁包含各色各样的变化。

阿：这话完全对。

苏：是不是所有诗人、说唱者在选用体裁时，不是取上述两种体裁之一，就是两者并用呢？

阿：那是一定的。

苏：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城邦是将接受所有这些体裁呢，还是只接受两种单纯体裁之一呢，还是只接受那个混合体裁呢？

阿：如果让我投票选择的话，我赞成单纯善的模仿者的体裁。

苏：可是，亲爱的阿得曼托斯，混合体裁毕竟是大家所喜欢的；小孩和小孩的老师们，以及一般人所最最喜欢的和你所要选择的恰恰相反。

阿：它确是大家喜欢的。

苏：但是也许你要说这与我们的城邦的制度是不适合的。因为我们的人既非兼才，亦非多才，每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情。

阿：是不适合的。

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城邦是唯一这种地方的理由：鞋匠总是鞋匠，并不在做鞋匠以外，还做舵工；农夫总是农夫，并不在做农夫以外，还做法官；兵士总是兵士，并不在做兵士以外，还做商人；如此类推。不是吗？

阿：是的。

苏：那么，假定有人靠他一点聪明，能够模仿一切，扮什么，像什么，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以为我们会向他拜倒致敬，称他是神圣的、了不起的、大受欢迎的人物了。与他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里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他到别的城邦去。至于我们，为了对自己有益，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立法时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

阿：我们正应该这样做，假定我们有权这样做的话。

苏：现在，我的朋友，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完成了关于语言或故事的“音乐”^①部分的讨论，因为我们已经说明了应该讲什么以及怎样讲法的问题。

阿：我也这样认为。

① 指文艺教育。

苏：那么，是不是剩下来的还有诗歌和曲调的形式问题？

阿：是的，显然如此。

苏：我想任何人都可以立刻发现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要求，假定我们的说法要前后一致的话。

格（笑着）：苏格拉底，我恐怕你说的“任何人”，并不包括我在里面，我匆促之间没有把握预言我们应该发表的见解是什么，虽然多少有一点想法。

苏：我猜想你一定有把握这样说的：诗歌有三个组成部分——词，和声，节奏。^①

格：啊，是的，这点我知道。

苏：那么就词而论，我想唱的词和说的词没有分别，必须符合我们所讲过的那种内容和形式。

阿：是的。

……

苏：那么，好言辞、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指我们用以委婉地称呼那些没有头脑的忠厚老实人的精神状态，而是指用来称呼那些智力好、品格好的人的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

格：完全是这样。

苏：那么，年轻人如果要做真正他们该做的事情，不当随时随地去追求这些东西吗？

格：他们应该这样。

苏：绘画肯定充满这些特点，其他类似工艺如纺织、刺绣、建筑、家具制作、动物身体以及植物树木等的自然姿态，也都充满这些品质。因为在这些事物里都有优美与丑恶。坏风格、坏节奏、坏音调，类乎坏言辞、坏品格；反之，美好的表现与明智、美好的品格相合相近。

格：完全对。

苏：那么，问题只在诗人身上了？我们要不要监督他们，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我们要不要同样地监

① 古希腊一曲完整的诗歌包括诗词、节奏、和声。所谓“和声”或“和谐”，是一种高低音的单调系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歌的“曲调”或“调子”。

督其他的艺人，阻止他们不论是在绘画或雕刻作品里，还是在建筑或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哪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否则我们的护卫者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心灵上便铸成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

格：对于他们，这可说是最好的教育。

苏：亲爱的格劳孔啊！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儿童阶段文艺教育最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对任何丑恶的东西，他能如嫌恶臭不自觉地加以谴责，虽然他还年幼，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长大成人，理智来临，他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使他同气相求，这是很自然的嘛。

格：至少在我看来，这是幼年时期为什么要注重音乐文艺教育的理由。

.....

苏：因此，真的，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和我们要加以教育的护卫者们，在能以认识节制、勇敢、大度、高尚等美德及与此相反的诸邪恶的本相，也能认识包含它们在内的一切组合形式，亦即，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我们都能辨别出它们本身及其映像，无论是在大事物中还是在小事物中都不忽视它们，深信认识它们本身及其映像这两者属于同一技能、同一学习——在能以做到这样之前我们和我们的护卫者是不能算是有音乐文艺教养的人的。不是吗？

格：确实是的。

.....

苏：那么，你也同意我们关于音乐教育的讨论可以到此结束了吧？据我看来，这样结束是很恰当的。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

格：我同意。

苏：音乐教育之后，年轻人应该接受体育锻炼。

格：当然。

苏：体育方面，我们的护卫者也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我所见如此，不知你以为怎样？因为我觉得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你说对不对？

格：我的想法同你完全一样。

苏：倘使我们对于心灵充分加以训练，然后将保养身体的细节交它负责，我们仅仅指出标准，不啰唆，你看这样行不行？

格：行。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99-111.

苏：这种受过音乐教育的青年，运用体育锻炼（如果他愿意的话），通过同样苦练的过程，他会变得根本不需要什么医术，除非万不得已。

格：我也这样想。

苏：再说，在不畏艰辛苦练身体的过程中，他的目的主要在锻炼他心灵的激情部分，不是仅仅为了增加体力，他同一般运动员不一样，一般运动员只注意进规定的饮食，使他们力气大、臂膀粗而已。

格：你说得对极了。

苏：因此，把我们的教育建立在音乐和体育上的那些立法家，其目的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于用音乐照顾心灵、用体育照顾身体。格劳孔，我可以这样说吗？

格：为什么不可以？

苏：他们规定要教音乐和体育主要是为了心灵。

格：怎么会的？

苏：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生专搞体育运动而忽略音乐文艺教育对于心灵的影响是怎样的？反之，专搞音乐文艺而忽略体育运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格：你指的是什么？

苏：我指的是一是野蛮与残暴，另一是软弱与柔顺。



格：啊，很对。我注意到那些专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变得过度粗暴，那些专搞音乐文艺的人又不免变得过度软弱。

苏：天性中的激情部分的确会产生野蛮，如果加以适当训练，就可能成为勇敢；如果搞得过了头，就会变成严酷粗暴。

格：我也这样看法。

苏：再说，温文是不是人性中爱智部分的一种性质？是不是这种性质过度发展便会变为过分软弱，如培养适当就能变得温文而秩序井然？是不是这样？

格：确是这样。

苏：但是我们说我们的护卫者需要两种品质兼而有之。

格：他们应该这样。

苏：那么这两种品质要彼此和谐吗？

格：当然要。

苏：有这两种品质和谐存在的人，他的心灵便既温文而又勇敢。

格：诚然。

苏：没有这种和谐存在的人便既怯懦而又粗野。

格：的确这样。

……

苏：为这两者，似乎有两种技术——音乐和体育（我要说这是某一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服务于人的两个部分——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这不是为了心灵和身体（虽然顺便附带也为了心灵和身体），而是为了使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

格：看来如此。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120-123.

“哲学家王”——城邦的高级教育

苏：那么，格劳孔，你得看到，我们对我们之中出现的哲学家也不会是不公正的；我们强迫他们关心和护卫其他公民的主张也是公正的。我们将告诉他们：“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而

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没有热切要报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自己也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领袖；你们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参加两种生活^①。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的，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的，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被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权力——被当作最大的善者——而相互争吵的人统治着。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在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

格：一定的。

……

苏：于是，你愿意让我们来研究如下的问题吗？这种人才如何造就出来？如何把他们带到上面的光明世界，让他们像故事里说的人从冥土升到天上那样？

格：当然愿意。

苏：这看来不像游戏中翻贝壳那样容易，这是心灵从朦胧的黎明转到真正的大白天，上升到我们称之为真正哲学的实在。

格：无疑的。

苏：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研究一下，什么学问有这种能耐？

格：当然应该。

苏：那么，格劳孔，这种把灵魂拖着离开变化世界进入实在世界的学问是什么呢？……

……

格：那是什么？

苏：嗯，例如一个共同的东西——它是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它是大家都必须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① 即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



格：什么东西？

苏：一个平常的东西，即分别“一”“二”“三”，总的说，就是数数和计算。一切技术和科学都必须做这些，事实不是这样吗？

格：是这样。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279-283.

苏：这个学科看来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

格：是的。它超过任何学科。

苏：因此，这个学科看来应包括在我们所寻求的学科之中。因为军人必须学会它，以便统率他的军队；哲学家也应学会它，因为他们必须脱离可变世界，把握真理，否则他们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计算者。

格：是的。

苏：我们的护卫者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

格：当然。

苏：因此，格劳孔，算学这个学问看来有资格被用法律规定下来；我们应当劝说那些将来要在城邦里身居要津的人学习算术，而且要他们不是马马虎虎地学，是深入下去学，直到用自己的纯粹理性看到了数的本质。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仿佛在准备做商人或小贩似的，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

格：你说得太好了。

.....

苏：那么，这门功课就定下来了，算是一门。下面让我们再来考虑接在它后面的一门功课，看它对我们是否有用。

格：哪一门功课？你是说的几何学吗？

苏：正是它。

格：它在军事上有用是很明显的。因为事关安营扎寨、划分地段，以及作战和行军中排列纵队、横队以及其他各种队形，指挥官有没有学过几何学是大不一样的。

苏：不过，为满足军事方面的需要，一小部分几何学和算术知识也就够了。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几何学中占大部分的较为高深的东西是否能

帮助人们较为容易地把握善的理念。我们认为每一门迫使灵魂转向真实之这一最神圣部分——它是灵魂一定要努力看的——所在的学科都有这种作用。

……

苏：几何学的对象乃是永恒事物，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灭亡的事物。

格：这是没有疑问的：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

苏：因此，我的好朋友，几何学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且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而不是转向下面，像我们如今错做的那样了。

格：一定能如此。

苏：因此，你一定得要求贵理想国的公民重视几何学，而且它还有重要的附带好处呢。

格：什么附带的好处？

苏：它对战争有用，这你已经说过了。我们也知道，它对学习一切其他功课还有一定的好处，学过几何学的人和没有学过几何学的人在学习别的学科时是大不同的。

格：真的，非常不同。

苏：那么，让我们定下来吧：几何学作为青年必学的第二门功课。可以吗？

格：定下来吧。

苏：我们把天文学定为第三门功课，你意下如何？

格：我当然赞同。对年、月、四季有较敏锐的理解，不仅对于农事、航海有用，而且对于行军、作战也一样是有用的。

……

苏：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正如眼睛是为天文而造的那样，我们的耳朵是为和谐的声音而造的。这两个学科正如毕达哥拉斯派所主张、我们也赞同的那样，格劳孔，它们是兄弟学科。对吗？

格：对。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288-296.

苏：那么，你是不是同意，辩证法像墙头石一样，被放在我们教育体制的最上头，再不能有任何别的学习科目放在它的上面是正确的了，而我们的学习



课程到辩证法也就完成了？

格：我同意。

苏：那么，现在剩下来还要你去做的事情就是选定谁去研习这些功课，如何选法。

格：显然是的。

苏：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在选择统治者时选的那种人？

格：当然记得。

苏：那么，就大多数方面而言，你得认为，我们必须挑选那些具有同样天赋品质的人，必须挑选出最坚定、最勇敢、在可能范围内也最有风度的人。此外，我们还得要求他们不仅性格高贵严肃，而且还要具有适合这类教育的天赋。

格：你想指出哪些天赋呢？

苏：我的朋友啊，他们首先必须热爱学习，还要学起来不感到困难。因为灵魂对学习中的艰苦比对体力活动中的艰苦是更为害怕得多的，因为这种劳苦更接近灵魂，是灵魂所专受的，而不是和肉体共受的。

格：对。

苏：我们还要他们强于记忆、百折不挠、喜爱一切意义上的劳苦；否则你怎能想象，他们有人肯忍受肉体上的一切劳苦并完成如此巨大的学习和训练课程呢？

格：除了天赋极好的人外，是没有人能这样的。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301-302.

苏：那么，算学、几何以及一切凡是在学习辩证法之前必须先行学习的预备性科目，必须趁他们还年轻时教给他们，当然不是采用强迫方式。

格：为什么？

苏：因为一个自由人是不应该被迫地进行任何学习的。因为身体上的被迫劳累对身体无害，但被迫进行的学习却是不能在心灵上生根的。

格：真的。

苏：因此，我的朋友，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用做游戏的方法。你可以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天性。

格：你的话很有道理。

苏：你有没有忘了，我们也曾说过，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孩子骑着马到战场上去看看打仗，在安全的地方则让他们靠近前沿，像小野兽那样尝尝血腥味？

格：我还记得。

苏：在所有这些劳苦的身体锻炼、学习和战争恐怖中总是表现得最能干的那些孩子，应当被挑选出来。

格：在几岁上？

苏：在必要的体育训练一过去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里——或两年或三年——他们是不能干别的事的。极度的疲劳和长时间的睡眠是学习的敌人，加之考察他们每个人在体操方面的表现也是对他们整个考察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格：当然。

苏：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从二十岁起，被挑选出来的那些青年将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荣誉，他们将被要求把以前小时候分散学习的各种课程内容加以综合，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系。

格：这是能获得永久知识的唯一途径。

苏：这也是有无辩证法天赋的最主要的试金石。因为能在联系中看事物的就是一个辩证法者，不然就不是一个辩证法者。

格：我同意。

苏：你应当把这些天赋上的条件牢记在心，在第一次挑选出来的那些在学习、战争以及履行其他义务中表现得坚定不移的青年里再做第二次挑选，选出其中最具这些天赋条件的青年，在他们年满三十的时候，给他们以更高的荣誉，并且用辩证法考试他们，看他们哪些人能不用眼睛和其他的感官，跟随着真理达到纯实在本身。只是在这里，我的朋友啊，你必须多加小心才好。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304-306.

苏：上面所有这些话我们说出来正是为了预防这一点。我们要求被允许参与这种讨论的人必须是具有适度 and 坚定品格的人，而不能是随便什么不合格的人，像现在那样。是这样吗？

格：完全是的。

苏：那么，像在相应的体操训练中一样，坚持不断地专心致志地学习辩证法，用两倍于体操训练的时间够不够呢？

格：你是说用六年或者四年？

苏：嗯，定为五年吧。因为，在这之后你还得派他再下到地洞里去，强迫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他适合青年人干的公务，让他们可以在实际经验方面不低于别人，还必须让他们在这些公务中接受考验，看他们是否能在各种诱惑面前坚定不移，或者看他们是否会畏缩、出轨。

格：这个阶段你给多长时间？

苏：十五年。到五十岁上，那些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的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这样地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他们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但是在轮到值班时，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辛苦地管理烦冗的政治事务，为了城邦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不是为了光荣而是考虑到必要。因此，当他们已经培养出了像他们那样的继承人，可以取代他们充任卫国者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辞去职务，进入乐土，在那里定居下来了。国家将为他们建立纪念碑，像祭神那样地祭祀他们，如果底西亚的神示能同意的话；否则，也得以神一般的伟人规格祭祀他们。

格：啊，苏格拉底，你已经像一个雕刻师那样最完美地结束了你塑造统治者形象的工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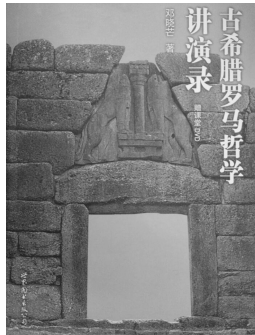
苏：格劳孔啊，这里谈的统治者也包括妇女在内。你必须认为，我所说的关于男人的那些话一样适用于出身于他们中间的妇女们，只要她们具备必要的天赋。

——柏拉图. 理想国 [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309-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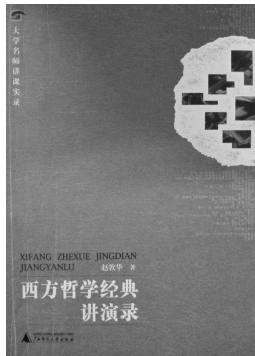
1. 邓晓芒.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古希腊时期的教育思想与哲学密切相关, 甚至就在哲学之中。因此, 要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 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成果众多,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版本呢? 这是基于外国教育名著的读者是非哲学专业的假设。这个讲演录是针对非哲学专业的听众而做的, 其特点是以简洁的语言、清晰的思路, 高度概括并完整呈现了此间哲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内容, 是一本比较通俗的普及读物。然而与通常意义上的教科书不同, 其中既不乏能够引发思维灵性、智慧机锋的命题和观点, 从而激发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 同时也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受到很好的思维训练,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习古希腊哲学的入门书。有了这个哲学基础, 无疑会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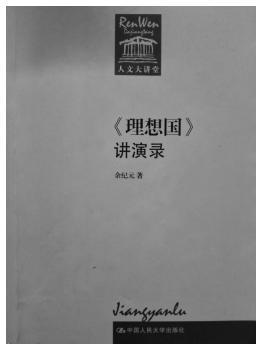
2. 赵敦华. 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西方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传统, 作者在每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哲学传统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作品, 分析每有独到之处。比如, 本书对于柏拉图《理想国》的分析就有自己的处理。作者明确提出应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分析原著, 这对读者理解其中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不仅如此, 作者还介绍了当下学界对于《理想国》的解读中两种有代表性的解读方式——波普尔的分析性建构及利奥的叙事性解读, 对于了解学术前沿、开阔学术视野、拓展学术思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 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本书是作者于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进行的演讲, 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视角来解读《理想国》, 既有关于《理想国》的写作背景、语言编码、人物特点、主题观点等相关内容的较好介绍与研究, 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界对于《理想国》研究的最新观点与解释。其中, 对于《理想国》中护卫者的初级阶段教育及哲学家王的高级阶段教育都有深入的分析与独到的见解。我们知道, 政治哲学与伦理学是分不开的, 政治哲学的相关论证需要伦理学的支持, 因此, 本书可以与赵敦华的《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配合使用, 将有助于对《理想国》的核心问题——正义的理解, 也将有助于对其中的相关教育问题的理解。



4. 尼柯尔斯. 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制》义疏:一场古老的论争 [M]. 王双洪,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本书解读了三部著作, 分别是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的《王制》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作者从古代的一场著名论争——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与捍卫入手, 通过对三本著作的解读来探讨哲学对政治共同体的作用, 或者说理论对实践的作用, 为我们理解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特别是在结尾处, 作者通过“古典与现代: 另一场论争”呼应开篇的古代著名论争, 突出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平衡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通读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教育思想。

